

兢兢業業 生死與共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天德。(記者林建榮/攝影)

那些潛艦日子 教會我的事



身著欣欣天然氣紅色格子制服，與其他員工一起做著伸展操，如果不是特別介紹，很難認出他就是前海軍中將、曾任輔導會就學就業處處長及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司長的欣欣天然氣總經理王天德；王天德說：「在平易中把工作要求好，是在潛艦服務培養出的待人處事態度，官兵不分階級，大家都是同舟一命的好弟兄。」

王天德說，高雄左營眷村出身的他，海軍官校六十五年班畢業後，服務的第一艘船是惠陽艦，其後再調往太原艦服務，從沒想過自己會到潛艦服務。某天突然接到海軍總部電報，通知他參加潛艦軍官甄試，考試項目除海軍專業科目，還有語文、體能等，他很高興通過了測驗，再經過半年的學科訓練，及一年的實務操作考核，

終於成為一位合格的潛艦軍官。

「第一次下潛，是期待、興奮卻又恐懼的！」王天德說，「尤其當艙門關上時，好像切斷了與外界的所有聯繫，有一種逃不出去的絕望感！」這是第一次下潛時的正常反應，一般人多少會有一點幽閉恐懼症；正如同一般人多少會有一點懼高症一樣，輕微的恐懼症可以透過訓練來克服，但若先天患有嚴重的幽閉恐懼症，就沒有辦法在潛艦服務。

潛艦內完全不見天日，是由燈光配合外界進行晝夜調整，白天是點亮日光燈，夜間則是點亮紅燈，使潛艦內部官兵不至於不辨晝夜。

「這也是基於作戰任務的需要」，王天德說，人的瞳孔縮放需要一定的時間，如果外面是黑夜，潛艦內卻燈火通明，負責潛望鏡的人員是無法立即適應明暗差異的，「作戰時，沒有時間等待你的瞳孔放大，所以在晚上值更潛望鏡的軍官服動前，得戴著紅色眼罩用餐，才不致讓瞳孔收縮，影響夜視能力。」

「用鼻子聞，就知道你不是潛艦官兵。」王天德說，每次由潛艦任務結束回家，根本不必按電鈴，只要站在門口，家人就知道你回來了，因為潛艦是封閉空間，空氣中充斥著各種味道，最重的是柴油味與人身上的味道；即使是裝有海水淡化器的潛艦，官兵也只能五天淋浴一次，其他沒有海水淡化器的潛艦官兵，能用水擦擦身體都是奢求，「那股臭味，你自己聞不到，別人卻受不了！」他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老婆命令他換下的衣服要另外擺放，一定得單獨清洗。

王天德說，在水下可以聽得到非常多的聲音，每次潛艇經過花蓮外海，就能聽到秀姑巒溪河水奔流入海的沖刷聲，「電影裡，在潛艦內可以聽到鯨魚叫，這是真的！」一位訓練有素的聲納操作人員，光是聽船隻螺旋槳轉動及船艙破水聲，就能判斷是那一種船艦。

潛艦內非常吵雜，尤其在引擎發動時，面對面都聽不到對方說什麼，海軍發展出一種按著對方耳朵講話的溝通方式，「大家可以試試，在噪音的環境中，只要說話的人伸手指按對方的耳朵並大聲說話，對方就能聽到你說什麼。」水面船隻的艦砲就裝置在艦橋前方，驚心動魄且震耳欲聾的砲聲，讓海軍官兵長期處於高噪音的環境下，聽力多少也受到傷害。

潛艦環境封閉且人員編制較少，所以人力必須高度發展運用，每個人要身兼數職，潛艦上所有人員都經過一年半以上高淘汰率的嚴格訓練，每一個人都必須依所學專

業，在潛艦上的每一個部位嚴謹作業；尤其潛艇下潛時，不容許有任何犯錯的空間，每個艙段的每條管線或門閥，都得確實檢查並再確認，專業士官在潛艦上執行重要工作也充分獲得尊重。王天德說，「大家同舟一命，軍官只是負責任務不同，艦上每個人都是生死與共的弟兄。」

海軍是較具有挑戰性的軍種，同船弟兄很容易就培養出生死與共的緊密感、與人密切接觸及信賴他人的經驗，對處理人際關係有很多幫助，這也是海軍官兵之間最美好的回憶。

王天德通過軍職轉任特考後，於九十九年七月一日轉為文職，先赴輔導會就學就業處擔任處長，後來成為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司長，任內負責國軍募兵制相關規劃作業，三年前轉任現職。

王天德說，天然氣的供氣安全更是馬虎不得的工作，例如今年九月中旬美國麻塞諸塞州波士頓附近，發生嚴重的瓦斯管線爆炸事件，初步了解是供氣壓力過大，造成低壓管線爆裂。「兢兢業業，確實依據安全準則及規定辦理，是我對欣欣天然氣員工最重要的要求；軍人負責、確實與認真的重要特質，則是我在各種工作崗位上的一貫態度！」

〔作者速寫〕

王天德，海軍官校六十五年班畢業，現任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王天德口述/記者傅希堯整理)

半世紀的牽掛

國雷幼年兵永遠的輔導長



民國55年國雷幼年兵中隊全體官兵合影。(圖/王傳世)

民國五十年，政府將留在泰緬邊境的部分「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以飛機撤來臺灣，來臺的四千餘名官兵及眷屬分別安置於龍潭干城五村及高雄、屏東、清境三個農場，這次孤軍撤臺行動稱為「國雷演習」。當時有非常多十六歲以下的少年兵或與父母離散的孤兒也被撤到了臺灣，這批孩子在特種部隊第四總隊下編入幼年兵中隊，被稱為「國雷幼年兵」。

國雷幼年兵共有一二二人，全部集中在臺中潭子新田營區，當時我的軍階是中尉，被指派擔任他們的教官；說是教官，其實是負責照顧這一批大部分為十歲左右的孩子。為了安排孩子們念書，部隊拜訪了臺中新興國小校長，請求協助幼年兵入學，但當時已經超過開學日，校長以無法增聘教師等理由拒絕，後來是依國民教育法有關學區內未受國民義務教育者有權入校的規

定，經據理力爭，達成在不增加班次與老師人力的原則下，以填補各班空缺席方式，插班入學受教。

要將一二二人編入各年級，也著實是件棘手的事情，這些孩子中有些連自己生日都不知道，誰念三年級？誰讀五年級？迫不得已只得照「身高的高矮」來分配，在「有學校讀總是比较好的」考量下，將這些孩子分配到三十多個班級。這種以孩子當時身高來決定年級高低的方式，日後引為笑談。

這些少年兵有些真的經歷過槍林彈雨的戰爭，校長怕這些孩子在學校出現適應問題，更怕他們可能與本地同學打架，於是，校長要求我到學校義務教書，認為以我的政工幹校畢業學歷，教小學應無問題，於是我就在新興國小義務教書近一年。

孩子們天真無邪、淘氣可愛，一百多人上下學必須整隊行進，有

一天學校放學較晚，天色昏暗又無路燈，整隊回營途中，隊伍拉得比較長，我原走在隊伍前面，因不放心往回走，要看看後面的學生，哪知學生看到我走回來，統統爬上路旁行道樹躲藏，等我由樹下通過，他們又從樹上下來繼續整隊前進，還故意齊步走高喊「一二三四」，讓我再回頭追他們。

幼年兵中隊總是軍歌比賽的常勝軍，這批來自滇緬邊界叢山峻嶺的孩子，好像天生就很會唱歌，加上勤學苦練，在各次的軍歌比賽中總是拔得頭籌。我因時任指揮，總被誤認應居首功，殊不知軍歌比賽首重天籟美聲，次為隊型變化、動作整齊，指揮者實為配角。

一年後，幼年兵中隊調到桃園龍潭，學生轉到員樹林國小就讀，我也升任上尉，成為幼年兵的輔導長，隨著孩子長大，幼年兵的人數也愈來愈少，這批孩子中也有

二十餘人當時被選為總統府侍衛，其他孩子後來就讀關西中學、龍潭農校、龍崗士校，依志願向軍中或社會發展，其中成績優異者包括晉升將官的普漢雲、靈鷲山開山鼻祖心道法師及當選民國六十九年國軍英雄的李正銘等人。

當年十多歲的國雷幼年兵，現在也都是七十上下的人，而我也年屆九十了，五十多年來與幼年兵們的聯絡從未中斷，舉凡有婚喪喜慶、聯誼活動，他們都熱情邀約參與，稱我為永遠的輔導長，對我禮遇有加。我雖愧不敢當，但也是欣慰不已！

真快！歲月真快！但是當年的記憶卻沒有褪色，彷彿又看見一張張稚嫩的臉龐，統統面向我這位指揮，大聲唱著軍歌呢！

〔作者速寫〕

王傳世，政工幹校（今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四期畢業，政戰學校（今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上校教官退伍。

開路英雄化做繁星 持續守護洛韶



洋溢著文化氣息的對聯，顯示山城洛韶居民的文采與雅緻。(圖/鄭治平)

洛韶，位於橫貫公路上約二十戶人家的小村莊，承載著來自大江南北的開路前輩們，對家的渴望與想像；雖然大陸來臺的老榮民多已經凋零，但他們的英靈沒有離開這個小臺地，他們變成了天上的星星，仍用微光照耀著、守護著洛韶臺地的一切。

民國五〇年代，來自不同省份的英豪豪傑，為了開通東西橫貫公路而聚在一起，這群各自操著四川、河南、安徽、湖南等不同口音、離鄉背井且手無寸鐵的軍人，在交通不便、土地貧瘠的高山上，築起了小人物卑微夢想中的家園，他們大部分是與原住民

而是我們這些當地住民！」也住在洛韶的阿德說。

在城市生活的人，是沒辦法想像在那個偏遠高山的住民是如何生活。洛韶沒有自來水，沒有醫院、菜市場、公車、警察，也沒有便利店，在洛韶想買個日用品，距離最近的店家在十幾公里外的天祥。阿德說，「有次因颱風山崩導致交通中斷，我們收容了被困在路中的旅客，彼此因而成為好朋友。」

洛韶山城的物質條件雖差，精神生活卻非常富足，教堂與廟宇和諧的並存在這兒。門聯上蒼勁的書法，更流露濃濃的文化氣息：「三尺竹籬環繞草廬三間，百丈雄心苦讀史書百卷」、「戎行卅載退隱洛韶流水空山四壁但聞蟲犬息，奇書一卷伴我餘年清泉白石茅屋引得鶴歸來」，這是趙慶昇爺的墨寶，有著陸放翁「當年匹馬涼州，今卻塵暗貂裘」，訴說「心在天山、身老滄洲」的晚景哀傷。

洛韶白晝四目所顧，盡為綿綿青山與朵朵白雲，入夜後只見滿天星斗閃爍耀耀，偶爾幾顆流星滑落，猶如天上掉下的淚滴，這不是洛韶悲傷的眼淚，而是上蒼被真情感動，所流下的淚珠。

〔作者速寫〕

鄭治平，陸軍官校專修班四十七期畢，少校退伍，臺大法學研究所碩士。